



# Cather

威拉·凯瑟集

早期长篇及短篇小说

# 威拉·凯瑟集

---

早期长篇及短篇小说

〔美〕沙伦·奥布赖恩编

曹明伦译

---

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拉·凯瑟集:早期长篇及短篇小说(上卷)/(美)奥布赖恩  
编;曹明伦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2  
(美国文库)  
ISBN 7-108-01092-5

I. 威… II. ①奥… ②曹… III. 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024 号

编 者 [美]沙伦·奥布赖恩  
译 者 曹明伦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  
字 数 55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上册)44.00 元

# 总 目 录

|              |      |
|--------------|------|
| 精灵花园 .....   | 1    |
| 啊,拓荒者! ..... | 153  |
| 云雀之歌 .....   | 329  |
| 我的安东尼娅.....  | 797  |
| 我们中的一个 ..... | 1057 |
| 作者年表 .....   | 1450 |
| 版本略记 .....   | 1478 |
| 编者注释 .....   | 1482 |

## 精 灵 花 园

1

在一座仙境般的宫殿，有一个仙境般的花园；……花园里住着一群精灵，……一直在他们有魔力的铁炉边干活儿，一直在不断地锻造出稀有而奇妙的东西。<sup>1</sup>

——查尔斯·金斯利

我们绝不能朝小精灵张望，  
我们绝不能买他们的果实；  
谁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土壤  
滋养它们饥饿焦渴的根柢？<sup>2</sup>

——《小精灵的集市》

献 给

3

伊莎贝尔·麦克朗





## 目 录

|                  |     |
|------------------|-----|
| 弗拉维娅和她的艺术家们..... | 7   |
| 雕塑家的葬礼 .....     | 40  |
| 花园小屋 .....       | 57  |
| “荒原中的死亡” .....   | 71  |
| 《菲德拉的婚姻》 .....   | 97  |
| 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 118 |
| 保罗事件.....        | 128 |



## 弗拉维娅和她的艺术家们

7

---

当火车驶近塔雷顿<sup>①</sup>时，伊莫金·威拉德开始感到纳闷，自己究竟为什么要答应来参加弗拉维娅的家庭聚会。自从离开那座城市以来，她对这种聚会一直不感兴趣，况且她当时正经历着一阵久久持续的意志消沉，感受到一阵令人沮丧的彷徨迟疑，而她就在这种心境下徒然地想找到促使她接受弗拉维娅邀请的那个动机。

也许那是一种朦胧的好奇心，想去看看弗拉维娅的丈夫，那个她童年时代的魔术师，她数不清的阿拉伯神话中的英雄。也许那是一种欲望，想见到那位鲁先生，弗拉维娅已宣称他将是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也许那是一种心愿，想在那个女人自己的家里仔细观察一番那个非凡的女人。

伊莫金承认，她对弗拉维娅有一种隐约的好奇心。她有认真待人的习惯，但却莫名其妙地发现要认真对待弗拉维娅是不可能的，因为弗拉维娅非常热切而坚决地要求这种认真对待。由于潜心学业，伊莫金近年来很少去见弗拉维娅；不过在弗拉维

---

<sup>①</sup> 纽约市以北二十四英里处哈得逊河东岸一风景秀丽的小镇。——译者注

娅匆匆访问纽约之时，在她从一套工作室到另一套工作室的行程之间——即她同某位必须去参加日场演出的女士共进的午餐和同某位有夜场音乐会的歌手共进的晚餐之间——她可没少来看她朋友的这位相貌端庄的女儿，向她表现一种只有弗拉维娅能够表现的言辞激烈、过分自负的习性。伊莫金已在某些深奥的学术领域展露出相当显著的才华，并且已决定去巴黎文献学院<sup>3</sup>，一个很有名气的语言分校攻读，而这一事实已理所当然地把她归入了那类弗拉维娅认为与她天生有缘并可合法猎取的“有趣的入”之中。

伊莫金刚一踏上站台就马上被她的女主人吸引住了，她老远就认出了她那居高临下的身影和充满自信的装束。她被催促着上了一辆轻便马车，弗拉维娅在她身旁车夫的座位上坐下，非常熟练地操起了缰绳。

8 “我亲爱的小姑娘，”她一边把车拐上马路一边说，“我还担心火车会晚点呢。鲁先生坚持要乘船来，结果过了七点才到达。”

“想不到鲁先生真到这块土地上来了，而且受罪去乘那变化无常的内河船！他到底为什么从大老远来呢？”伊莫金怀着极大的兴趣问。“他这种人一离开巴黎就肯定会消散并变成一个影子。”

“哦，我们有一屋子最有趣的人，”弗拉维娅在行地说。“我们居然还设法请来了伊万·谢梅兹金。你知道，他巡回演奏结束时，病倒在加州，而从海边疲惫不堪地来到这里之后，他就一直在我们家休养。另外有画家朱尔斯·马特尔；有男高音歌唱家多纳蒂先生；有肖特教授，你知道他一直在对亚述古国进行发掘研究；有俄国化学家雷斯佐夫；有文献学家阿尔塞·比松；有小说家弗兰克·韦林顿；还有《妇女杂志》的编辑威尔·梅登伍德。然后

是我的远房表妹杰迈玛·布罗德伍德，她去年冬天在皮内罗的喜剧中出尽了风头，还有就是弗劳·利希滕菲尔德。你读过她的书吗？”

伊莫金坦率地承认她对弗劳·利希滕菲尔德一无所知，于是弗拉维娅继续往下说。

“哟，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标新立异的德国女人，一名打破旧传统的斗士，这一路上的时间也不够我给你讲她的故事。那么精彩的故事！我上次在德国时整个德国都在谈论她的小说，她有好几部小说一直遭禁——我听说这在德国是一种荣誉。《在谁的门边》已被翻译过来。真可惜，我还读不懂德文。”

“就要见到布罗德伍德小姐，这真让我激动，”伊莫金说。“我几乎一直注视着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她的舞台形象非常可爱。她总令我想起一位整洁可爱、脸色红润的男孩在早餐前冲完冷水澡后红光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去跑步。”

“不错，可她情愿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在这个国家很少有人欣赏的次要喜剧角色中，这难道不可惜吗？一个人只应该满足于最好的，你说呢？”“最好的”是弗拉维娅的口头禅，她说这个字眼时往往是用一种古怪的、伴有呼吸声的腔调，而这种腔调总叫伊莫金听起来刺耳，总令她对她产生反感。

“我完全不赞成你这种说法，”她有节制地说。“我想谁都会承认，布罗德伍德小姐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她那种令人钦佩的分寸感，而这在她那一行中是非常难得的。”

弗拉维娅不能容忍被人抢白，她似乎总把这当做是一种失败，通常还会有失身分地面红耳赤。于是她改变了话题。

“你瞧，亲爱的，”她高声嚷道，“那就是弗劳·利希滕菲尔德，

正来迎接咱们哩。她看上去难道不像是刚从瓦尔哈拉宫<sup>①</sup>里逃出来的么？她的身高居然超过了六英尺。”

伊莫金看见了一个身躯庞大的女人，她穿着一条很短的裙子，戴着一顶帽沿垂下的宽边遮阳帽，正摇摇晃晃地大踏步走下山腰。这位从瓦尔哈拉殿堂逃出来的流亡者气喘吁吁地走上前来。她那张具有条顿人特征的宽大的脸因剧烈运动而涨得通红，她的头发在那顶宽边遮阳帽下紧紧地卷曲在她额顶周围。她用她那双机敏的小眼睛盯住伊莫金，并伸出两只手来。

“这就是那位小朋友喽？”她用一种低沉的男中音问。

伊莫金实际上和她的女主人一般高；不过她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是相对而言。弗拉维娅为她俩进行介绍后不无歉意地说：

“弗劳·利希滕菲尔德，我真希望能请你和我们一道乘马车上。”

“哦，不用！”那位女巨人大声说，一边用浪漫传奇中女主人公常用的一种夸张姿势把头一垂。“我命中注定不配钻进旮旯角落。我从来就没有体验过小个子们美妙的特权。”

弗拉维娅哈哈大笑驱动了马车，而那位大个子女人站在尘土飞扬的马路当中，摘下她那顶宽边帽挥舞着向她们告别，其姿势令人想到一位装束华丽的骑士在行礼致意。

当她们到达那幢房子时，伊莫金非常好奇地东张西望，因为这的确确是弗拉维娅的亲手之作，是那位被一再拖延的希望之实现。她们径直走进一间宽敞的方形大厅，大厅三面被一条  
<sup>10</sup> 画廊环绕，呈画室风格。大厅的一头通往一个荷兰式的早餐室，过了早餐室则是大饭厅。大厅的另一头是琴房。那里有一个吸

---

① 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神奥丁接纳阵亡武士英灵的殿堂。——译者注

烟室,进去得通过楼梯后面的书房。二楼上的总体布局和楼下一样:中间是一个方形大厅,周围连着客房,或用布罗德伍德小姐的话说是“笼子”。

伊莫金进到她的房间时,客人们开始从他们各自的午后游览处返回,男佣们端着冰水、盖着的盘子和鲜花穿梭于楼上楼下的大厅,与那些抱着鞋子和其它衣物的女仆男仆相互碰撞。不过这一切都应和着听不见的铃声,仆人们鞋底加有毛毡,而且都屏住声息,所以整幢房子里几乎感觉不到骚乱。

弗拉维娅终于建起了她的房子,终于劈成了她的七根支柱;<sup>①</sup>毫无疑问,计划了那么久的这座天才的庇护所,艺术的疗养院,如今已成了一个既成的事实。她的雄心早就大得令她位于草甸大街的那幢房子没法容纳;此外她一直痛苦地抱怨芝加哥的传统与她格格不入。她的计划被一再耽搁,因为阿瑟固执地坚持住在密歇根林区,但弗拉维娅知道得非常清楚,某些“珍稀的鸟”——最好的——是不可能从那座海港城市被诱出那么远的,于是她宣布要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哈得逊河畔,而且除此之外哪儿也不去。一个纽约事务所的建立,最终推翻了阿瑟的正当的反对意见,就是那年离开湖区三个月;正如认识阿瑟的人所知道的一样,凡事只要软泡硬磨就能使他让步。

弗拉维娅的房子是她兴高采烈的镜子;那是胜利之神的一座神庙,是为纪念胜利而建的一座凯旋门。她早年曾有过一番会令热情不那么奔放或追求不那么执著的人心灰意冷的经历。但她的坚定不移近年来已经奏效;她越来越疏于见到那些其路

---

<sup>①</sup> 语出《旧约·箴言》第9章1节:智慧建起了她的殿堂,劈成了她的七根柱子(Wisdom hath builded her house, she hath hewn out her seven pillars.)。——译者注

上总有莫名其妙的障碍并对这个世界总抱着莫名其妙的不满的莫名其妙的人,而那些人曾一度是她草甸大街那幢房子的常客。随着登门者大量减少,她如今为数不多的客人都是经过挑选的“最好的”。在所有那些就像珀涅罗珀<sup>①</sup>家的求婚者一样曾在<sup>11</sup>她的餐桌上吃过饭的贫困潦倒的门客中,只有阿尔塞·比松还保留着上门的权利。当初只有他一人记住了雄心的背上有一个口袋,它只把不求被记住的施舍放入袋中,<sup>4</sup>而且只有他一人细心得足以去做弗拉维娅希望他去做的事情,并让他的名字具有这个世界上的现行价值。所以正如布罗德伍德小姐所说,“他是她第一个真正的追随者,”——而就像穆罕默德一样,弗拉维娅能够记住她的第一位信徒。

这幢被布罗德伍德小姐称为“歌唱厅”的房子是弗拉维娅更崇高的计划之产物。一个对她这样娇气的艺术家不是特别同情的女人也许会试图把这些会发磷光的碎片投入家庭生活温墩的浴缸中;但弗拉维娅的认识比这深刻。这房子必须是一个避难所,那些畏缩的心灵和敏感的头脑在这里应该无拘无束;如果必要的话,想象力的任性在这里应该比民法法典更重要。她认为阿瑟应该给予她这么多;因为她有时候也做出让步。弗拉维娅甚至还有一大堆名言警句,大意是说我们这个世纪创造了那种能产生神话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过她丈夫的名字每年都被喷涂在数以十万计的脱粒机上这一事实,实际上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快乐。

阿瑟·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忠实的妻子,她在丈夫离家远征的二十年中曾拒绝无数上门纠缠的求婚者。



年,从身体上看,他从没有失去热带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他的父亲在发明了那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机器之后,便返回美国获得专利并进行生产。阿瑟大学毕业后曾花了五年时间去西部经营农场和到国外旅行。他在父亲去世后立即回到了芝加哥,令他所有朋友吃惊的是,他接管了那座工厂——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热情,但却不露声色地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卓越的才干和惊人的勤勉。一个充满自信、不耽声色、不修边幅、而且完全不理睬人际关系的三十岁的男子,为什么或怎么会苦苦追求并最终娶了弗拉维娅·马尔科姆,这是一个令比伊莫金更老成的人也困惑不解的问题。

伊莫金正在换礼服时听到一下敲门声,接着一个年轻女人推门而入,她立刻就认出那是杰迈玛·布罗德伍德——她的演出界的同人称她为“杰米”·布罗德伍德。虽说从她不加掩饰的精明能干中透出某些明显的职业气息,然而“杰米”的脸看上去却是一张从不涂抹胭脂口红的脸。她的眼睛敏锐而阴沉,就像4月里刮风时的天空,那对眸子非但没有被舞台聚光灯烧枯,反而会使人想象它们除了长着庄稼的田野和美丽的乡下姑娘这些农家景色外,也许从不曾看见过别的什么。她有一头浓密的棕发,头发剪得很短,从旁边分开;这看上去与其说是暗示了她的任性,不如说是与她那张充满青春活力的男孩子似的脸庞保持了绝妙的一致。她向伊莫金伸出一只使人乐于去握的很好看的大手。

“啊!你就是威拉德小姐,我看我就没必要自我介绍了。弗拉维娅说你非常友好地表达了想见我的愿望,而我宁愿单独来见你。我抽烟你介意吗?”

“不,当然不。”伊莫金稍稍有点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地四下